

掃帚星

王家楫作

王家楫 作

掃帚星
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一個男人給他妻子的信·····	一
某村紀事·····	二二
人情·····	三五
世家·····	四九
生之慾·····	六二
金戒指·····	七九
小酌·····	八八
掃帚星·····	一〇一
喪事·····	一一八
桂桂·····	一三一
蕙姨·····	一四七
玩笑·····	二一二

一個男人給他妻子的信

一

今天又是四月十七了。

今天是第二個四月十七了。這日子，在我倆的生活史上，是很值得紀念的一天啊。回想去年今日，在親朋的祝杯間，在羣衆的掌聲裏，我倆對證婚人致着敬禮。耳邊迴蕩着的是笑聲，眼前瞭亂着的是歡容；一切都是充溢着愉快和生氣，誰想到人世間還有「缺憾」這兩個字呢。爲各種紛繁的禮節麻煩了一整天，我和你回到新房中來；那時我記得已很遲了，至少有一點多鐘了吧？在我們的房裏，預先有一羣

喝了過量的酒的朋友等待着，他們那緋紅的臉上發出奔奔的油光，他們那趑趄的腳步無秩序地拍着新漆的地板。當然，誰都知道他們所以要等待的緣故了。他們要你給大眾握一下手，和我接個吻，否則，大家在那晚，永遠不肯離開我們的新房了。你是忸怩着，怯怯地低下了頭。因為你的不肯聽從他們，有幾個朋友簡直要做出令我難堪的舉動了。有的要來摘你那佩在襟前的鮮花，有的要自動地來拉你的手。照着習慣，我是沒有法子給你解圍的，然而我的心是怎樣地焦急呢。我於是用眼向你示着意，你纔和大家握了手；把接吻一件事改成了叫我一聲「親愛的哥哥」。你的肯這樣做，也許和我一般地不願把最可寶貴的良辰，多放棄一些吧？

朋友們帶着滿意的笑容走出去後，房間裏祇有我和你二個人了。我把電燈關熄後，讓窗前那對紅燭放出恬靜的光來。在這紅色的光圍裏，我和你同時把頭放到那是你親手繡成的枕套上時，我記得我第一句問你的話是關於枕套的：

「親愛的，當你在繡着這枕套時可曾想到此刻的光景嗎？」

你的答復是嫣然一笑。你那笑容還未及收斂時，我的嘴唇已貼上了你的嘴唇。在那一剎間，我倆突然聽見窗外有人在喊我倆的名字。我一聽就知道是我那弟弟的聲音。我倆屏息着不理他，他終於笑着去了，我倆也不禁笑了。

那晚，我們是做着比玫瑰糖還要香甜的夢哩。

這情形，還清晰地如在目前，時光卻已過去了一個年頭，很快的又是四月十七了。同是一個四月十七，而我的心境又何等的不同，那時是怎樣地幸福，此刻是這般地懷苦，同樣是一個春色滿城的豔陽天氣，而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像被一把燒紅的鉗子緊緊地夾着啊。何以會這樣？或許你不在我身邊，是一部份的原因，然而有着更大的呢。

一個商人，他經營了一年的事業，一定要結算他營業的盈虧；我的結婚生活，

已到一年了，我也要結起我生活的賬來。

把一年來的生活，從開首到現在，細細地一想，我的心頭不禁波起萬斛悲愁。我覺得悽楚，我感到慚愧，雖然咎由自取，而你也不能不負着一半的責任。我是愛你的，照理我不應該說這一年來的生活在我是覺得不滿意的，但正因為我愛你，我不能有任何的事隱瞞了你。今天是我們結婚的週年紀念，我沒有旁的禮物送給你，這一篇生活的賬目，就算我的禮物吧。

二

你不愛我嗎？你是愛我的，我可以從各方面來證明你是愛我的，但，親愛的，你是像一個女人應當愛她丈夫而那樣愛我的啊！這樣，難道是我所要求的嗎？我所要求的是更熱烈，更厲害的愛，但你永遠給我的是澹然，你從沒有向我表示過熱

情。我沒有說錯吧？在我們結婚之前，我早已明白了這，因我愛你太深而忽略了向你求了婚，你也許爲了一個女人必須嫁男人，而應許了我，正像你做了一個妻子必得愛丈夫而那樣的愛我了。

我記得在我們舉行婚禮的第二天，你就給了我一個冷淡的印象。依着俗例，在那天，我倆得到你家去一次的。到你家時是下午四點。你一到家就不知到那裏去了，祇剩我來和你的父親在客室裏周旋，你爲什麼避開我呢？我正襟危坐着聽你父親說着許多謙恭的話，因爲他的話過於謙恭，使我不能找到更謙恭的話來措答，於是無聊得幾乎落淚。我每一分鐘都在盼望你的到來，但總使我失望，我留心着窗外每一個腳聲，而都不是你的。直到晚餐時，你的母親和弟弟都來了，而獨不見你，真使我難過了。我偷偷的問你弟弟，他說你一到家就睡下了，那時還沒有醒。睡了嗎？太出乎我的意料了，爲什麼不對我說起一聲呢？我到你的家中，我是客而你是主

人，就算最平庸的友誼，主人也不應當獨自高臥而把客拋在一邊的啊！誠然，前幾天你爲婚禮的事弄疲倦了，但我，我難道不疲倦嗎？爲什麼你這樣的不關心我啊？結婚後的幾天，生活當然總算快樂的，但我發現你從沒有自動地對我表示一些親熱時，我不免已有些悵悵，那時，我總想這是女子應有的害羞，誰料到這是永久不移的天性呢，這真是沒法挽回的天性嗎？

還沒有過完蜜月，我爲了不能久曠職務，所以就想離開你到南京去，這當然不是我衷心願意就去的，所以還猶豫着，我的父親以爲我儘可再續假一些時，不必那樣的急急，我就把這件事來和你商量，誰料到你會這樣的回答我，「你還是早些去的好。」這話，怎樣地傷了我的心。你對於我毫不覺得戀戀嗎？你真的是那般冷淡嗎？我忍着眼淚和你分別的那個早晨，你送我到車站上。我倆的眼光在最後的接觸時，我奇怪地發現你的臉上，堆着笑容，一種殘忍的笑容，你把這別離看成一些不

關重要的事吧？我不禁在車廂裏戰慄了。

我傷心地到了南京，你的影子永遠地重重地壓住我的心，我是多麼悲哀啊。要一抒自己的情緒，除了寫信給你還有什麼辦法呢？我於是每天總要寫二三次信給你，一種不可壓制的熱情，往往每次都使我寫到五六頁。而你的回信呢，三天來一次。每次寫不滿一頁。你那電報式的字句，我讀了一遍，再一遍，讀到一百遍也找不出可以慰藉我心的東西。我就要求你寫得長些，有時給你一個暗示，我問你，「你不是時常在想念我嗎？」但你的回信仍是那麼短，你祇說，「想的」，除「想的」以外，什麼都沒有了。

啊，你的信是冷淡得比結了三十年婚的婦人寫給她丈夫的信，還要冷淡啊！

因為我是新婚，所以同事們要看你給我的信。他們當然想在裏面找一些親暱的字句，作為取笑時的資料，但我不願意他們失望，祇用一個悽然的微笑來回絕了。

爲了要鼓起你的熱情來，我就寄了許多法國的小說給你，我以爲這些東西是有幫助的；並且，在每次的信上，總要給你許多暗示，要你知道我是希望你怎樣纔更適合些。但什麼都是照着舊樣，一些也沒有效果。

我當然感到萬分的苦悶，萬分的失望。本預料在我們結婚之後，什麼都可以如我所理想的一般美麗，但我的理想幻滅了。我當然並不苛求要使我們的生活變成戲劇化，或甚至像巴爾扎克和喬治桑小說中的人物一樣，但我總希望你能用和我同樣的熱情來對待我。你知道，我是怎樣地富於感情的人，怎樣地把愛情看得比生命還重的人。愛情真是一種義務性的嗎？我會把我的苦悶，告訴給我一個非常要好的同事聽。他比我們早半年結的婚。我問他，他的太太究竟是怎樣的？他告訴我她是十二分的愛他，每封信裏都充溢着熱烈的字句。並且他還說，他們分離時，她前前後後不知哭了多少次，把這情形來和我們一比，我不禁咀咒命運待我太慘酷了。

在南京，我就攔了三個多月，又告假歸來了。你當然用着一個妻子應有的歡容來接待我。我一見你的面，心裏就舒暢了許多，別離時的苦悶，差不多全消失了。我和你談了許多別後的情形，你的臉上浮着笑容，我頓時覺得你更可愛起來。那晚，我們回到房裏，當我突然發現牀上折着二個被窩時，苦悶又兜上我的心頭了。

「爲什麼這樣折呢？」我問你，聲音是非常悽苦的。

「天氣熱，分着睡不行嗎？」

「我不要……」

雖然，結果我們仍睡到一條被裏去了，但我的心頭，又遮上了一層陰影。我悶悶地睡着，本預備和你談的話，也似乎無從說起的了。

「爲什麼這樣呢，你剛纔不是很高興的嗎？」你問我。

「我仍很高興，」我握緊了你的手說，「你究竟愛我嗎？」

「我怎能不愛你呢！別瞎想了。你每次的信上，都有這些令人不可思議的話，我怎能不愛你呢？」

我默默地伏在你的胸前。

是的，你是愛我的，但「怎能不」愛我呢。

「假使我立刻死了，你覺得怎樣呢？」我記得我那時曾這樣的問過你，你的回答是：

「我怎能不悲哀呢！」

又是一個「怎能不！」

我於是煩惱到禁不住自己胡思亂想起來。我疑惑你是另戀着別人，也許有某種

關係，而不能和那個人結婚，所以嫁了我，不要我是在串着一個小說中所謂「不幸的男子」吧？但我從各方面來證明，你是除我以外，從沒有來往過的男子。那末，是你的孩子氣嗎？你是一個不懂得愛的孩子吧？但我看你對於其餘的事是一些也不孩子氣的，你處事都非常老練。爲什麼這樣呢？真是一個猜不透的啞謎！

當我向你說，我是怎樣地比愛自己生命更愛你時，你卻說我是瘋話。當我隨時隨地想吻一吻你，或拉一拉你的手時，你又說我這舉動是奇怪的。親愛的，我就愛這些你所謂的瘋話或奇怪舉動啊，你爲什麼不這樣做呢？

一件事到了沒法解釋時，祇可歸之於天性，但這真是你的天性嗎？多讀一些熱情小說，也不行嗎？但後來我發現那些寄給你的法國小說連書邊都沒有裁過。

「你爲什麼不看這些呢？」我問你。

「無聊得很。」

「你以為這些書無聊嗎？」

「假使你一定要我看的話，我怎能不看呢！」

又是一個「怎能不！」

四

我記得那次在家裏耽擱了共有十多天，在臨行的前三四天吧？一個下午，你的女友雯遣人來邀你到她家去玩。我當然不願在這別離在即的辰光和你還有頃刻的不見面，但你却固執着要去。我就問你，「你難道不能爲我，爲了你愛着的人而稍微犧牲一下嗎？」

「好，不去就是了！」你的樣子顯然有些生氣了，把拿在手裏的那件預備換上的衣服，往櫥子裏一丟，嘆着氣坐了下來。

我一見你生了氣，心裏不知怎樣地就覺得難過起來了，我把問你的那句話來反問着自己，「我難道不能爲你，爲着我愛的人而稍微犧牲一下嗎？」我立刻感到自己太專制了，太任性了，就堆下笑容對你道：

「親愛的，我錯了，你去吧，早些回來就是啦。」

但你却搖着頭，表示不願去的了。

平心而論，也許我太愛你了，所以完全占有你的思想也特別厲害，我非但不願你和男性交往，就是對於你的同性也是各齋的。記得嗎？在我們剛結婚的十天內，那天我和你正談得非常高興，你的一個表妹來招了你去時，我是怎樣地不高興啊！獨自在房間裏憤怒得像一匹瘋了的犬，我記得自己把襯衫都扯破了。

第二天，愛到我家來了。她因爲你昨天沒有去，所以特地來望你的。關於她，我以前雖時常聽你說起她的名字，而一次也不曾見過面的。你給我介紹之後，我立

刻覺得她是一個憂鬱的婦人，她的臉色很白，一些也沒有健康的紅潤，說話時總纏着她的眉頭，語音是很輕很柔，幸而有一對俏麗而深沉的眼睛。她和我很談得來話。她說她非常歡喜讀小說。她讀過的書很多，那些說得上的名著她都讀過。並且對於小說的口味，和我也差不多，也歡喜那些熱情的東西。

在剎那間，我的腦子裏忽然浮起了這樣的一個思想，「假使你能和她一樣，我不知要怎樣的幸福了。」

我和她談着的時候，你本是坐在旁邊的，但一言不發，倦怠地用一支鉛筆在檯子上畫人頭。後來，也許你聽厭了我們不斷地數着書名和人名，就站起來到外邊去了。親愛的，你爲什麼要離開我們呢？你爲什麼肯把自己愛着的人留在旁的女人前面呢？你一些不知道妬忌嗎？我從此知道你不懂得妬忌正像你不懂得愛一樣。愛與妬是兩樣不可分開的東西，有熱烈的愛，纔有深刻的妬。但你什麼都沒有，你祇有